

编者按: 今年以来, 区文联及区作协紧紧围绕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精华区建设和推动抗战、建党、新中国成立三大主题片区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, 以及丰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, 与北京作协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相关区作协合作开展了“山河永定·丰宜福台”主题征文创作活动, 约请区内外知名作家到我区深入调研采风, 形成一批优秀散文作品。本报陆续刊登部分作品, 以飨读者。

# 大“丰”起兮——北京南中轴线上的交响

## (二)

### 题 记

丰台姓“丰”, 这是个多么吉祥的好字, 属丰收、丰盛、丰腴、丰满、丰茂、丰盈、丰采、丰富、丰厚、丰美、丰年、丰沛、丰饶、丰润、丰瞻、丰实、丰硕、丰沃、丰裕、丰足、丰致、丰稔、丰壤、丰融、五谷丰登、水草丰茂、丰姿绰约、丰华正茂……诗云: “湛湛露斯, 在彼丰草”(《诗经·小雅·湛露》), “丰年多黍多稌, 亦有高廩, 万亿及秭。为酒为醴, 烝畀祖妣。以洽百礼, 降福孔皆”(《诗经·周颂·丰年》)。真好, 这在北京市的全部16个区里, 可是上天厚赐的独一份。

## 我家住在丰台迤北 月亮从东走到西

《随园诗话》中有桐城人太史西诗: “白石清泉故自佳, 九衢车马漫纷拏。欲知此后春相忆, 只有丰台芍药花。”

“丰台芍药花”是清代著名的一品, 时至今日“春相忆”者, 岂止“丰台芍药花”, 又岂止一个丽泽? 这不, 上班时分, 我踏入车水马龙的洪流, 往大红门进发。

都怪自己的历史知识太匮乏,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, 1949年解放大军进北京时, 有一支部队就是经过大红门, 然后跨永定门而进入城区的。不错, 在今天大红门国际文化科技园中, 我看到了一张照片, 风尘仆仆而又行色匆匆的解放军大队人马, 穿着发白但洗得干净整洁的棉军装, 戴着沾满硝烟的棉军帽, 身背井字行李, 扛着长枪, 整齐而严肃地行走在“进京赶考”的路上。队伍左侧的街道上, 挤满了穿着长衫或短打的各界民众, 男女妇孺都有, 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这支陌生的队伍……

大红门原是清王朝南苑狩猎场的正北门, 牌楼形制, 有一大两小方形门洞, 门楼飞檐斗拱, 上面是金黄色琉璃瓦顶, 下面的大门是鲜亮无比的朱红色大漆, 十分排场, 尽显壮观。在我小时候那会儿, 北京动物园都被叫做“西郊动物园”, 也即郊区, 含着特别远的意思, 就更别提王朝时代的南苑了。几百年前, 那里还是湖泊沼泽密布, 草木繁茂旺盛的林地, 其上麋集着飞禽走兽, 老虎、狼、狐狸、鹿、兔、鹰……我不得不坚信, 在当时京城百姓的概念中, 南苑大红门简直就远得像新疆的天山了。

白云百载亦空悠悠。据北京市北京城门研究专家李哲先生提供的资料称: “1950年9月, 空军司令部致函北京市政府, 建议解决大红门交通不畅问题。11月市公安局向市政府呈交《大红门严重阻碍交通》的报告, 当时市文整会认为, 大红门不属于文物, 建设局遂向都市计划委员会提议拆除。梁思成先生不同意拆, 这样一直拖到1955年, 北京市政府决定拆除。7月23日开工, 8月3日拆完。”惜乎哉, 从此, 南苑狩猎场九座门的最后一座大红门, 北京南中轴线上的非常漂亮、极为典型的中国古典式大门楼, 终于一去不复返, 只永远留存于历史典籍之中了。



鸟瞰南中轴 马文晓 摄

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。“日暮乡关何处是”, 大红门只留下了一个地名, 基本上被人遗忘了, 即使生长在京城的老北京, 也没有几个人去到过。直至上世纪80年代, 随着来京闯荡的温州人越来越多, 大红门地区渐渐成了“浙江村”的地盘, 红红火火的同时也给京城带来了困扰。大红门从那时起就开始出名了, 后来有一段时间成了跟“动批”(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)齐名的大市场, 这时候一切又颠倒过来了, 没去过大红门的北京人、特别是北京女性, 已变得凤毛麟角。那里的服装摊从几分几毛钱的小本经营起家, 最后鸽子翻身把歌唱, 变身为一幢又一幢高楼大厦, 乃至成为连天蔽地的一大片服装城……

在人类和历史的观念中, 凡发展、凡进步、凡前进的岁月, 都是排空驭气奔如电, 走得太快了。看今天大红门的变化, 太算得上是迎来了开天辟地的大变化!

我置身于大红门国际会展中心展厅里, 跟机器人小姐对话。“她”比我的个子还高些, 青春靓丽, 正值豆蔻年华。穿一身月白色西装裙, 瞪着圆溜溜的杏核眼, 一说话, 就把翘得高高的马尾辫甩哒用哒的, 显得既文雅又活泼。我按了一下电钮, 请“她”介绍一下大红门地区的发展前景, “她”立刻用甜美的声音, 超流利地说道: “在北京南中轴线上, 将建起一座总面积19.5万平方米的国际文化科技园, 包括大红门TOD项目、大红门国际会展中心、博物馆群、福海公园等, 围绕科技、文化、国际商务等产业, 吸引国内外带动性强的头部企业入驻, 促进大红门产业转型升级, 由丰台区人民政府与中关村发展集团共同打造。”

我又问: “听说这里要建起一个博物馆群, 请问都会有哪些博物馆呢?”

“她”眨眨美丽的大眼睛, 又应声答道: “大红门地区将打造无界共享的博物馆群, 将包括国家自然博物馆、天桥印象博物馆、北京规划展览馆等。还要建设大红门艺术公园、南顶文化公园、凉风休闲公园三大公园。”

我想跟“她”开个玩笑, 测试一下“她”的底蕴, 就请“她”背诵一首辛弃疾的词。这回“她”被难住了, 小嘴儿一翘, 略带羞涩地说: “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准备好。”

我说: “那你改背《岳阳楼记》吧!”

“她”又眨眨圆溜溜的杏仁眼, 然后扬起尖尖的下巴颏儿, 乖乖地说: “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准备好。”

我笑了, 想对“她”说, 你真是典型的理科生。话到嘴边又收了回来, 触景生情, 我想起自己在“她”那般年纪时, 第一次走进现代化电子万人大厂时的情景: 那一个16岁的小女工, 在红一根、绿一根, 织锦一般编织在一起的电路面前; 在星一颗、月一颗, 闪闪放光的指示灯面前, 手也不敢动, 脚也不敢挪, 神秘、仓惶、恐惧, 忧心忡忡于自己什么都不懂, 将如何对待这些仿佛是另一个星球、另一个世界中的恐龙、犀牛、河马、猛犸象呢? 唯有学习, 从初中数学开始, 下班后先不回家, 猫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作题。不过最后, 我还是在恢复高考时, 放弃了做一名电子工程师, 转而报考中文系, 最终成为一名文化工作者……

现如今的世界, 早已天翻地覆了, 互联网改变了一切, IT(信息技术)几乎重新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; 近年来AI(人工智能机器人)又接续上来, 以更让人不可思议的神变颠覆着人类的一切。我知道, 眼前这“姑娘”的学习能力是超宇宙级别的, 别说辛弃疾和范仲淹, 只需几小时的课程, “她”就能变成文学、艺术、音乐、美术、哲学、医学、法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……的学霸乃至专家。这就是当下一日千里的时代, 我们唯有紧紧跟上, 才能不断进步。我们唯有下苦功夫, 才能打造出全新的世界, 就像正在腾飞和升华的大红门。

展厅里, 一个个巨兽般的大屏幕, 张着血盆大口, 每一个都在争分夺秒地“嘈瑟”, 发射着蓝光、白光、红光、绿光、紫光、各色光, 不停地变幻出奇光异彩, 就好似神魔世界里的武林大会, 各路大仙都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, 比一比到底谁的功夫最棒? 谁是当代豪杰? 谁是盖世英雄?

我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儿懵, 眼花缭乱。兴奋? 亢奋? 振奋? 热血上头。“咔嚓嚓”, 一道闪电从眼前划过, 炸响一句时代的强音: 发展才是硬道理!

■ 来源: 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/韩小惠

## 《丰台风情咏》 诗歌选登

### 寻花曾一到丰台

汪舟次(清)

春到长安芍药开, 寻花曾一到丰台。  
自从解语归金谷, 不是花时客亦来。

来源:《藤荫杂记》

【注释】

解语: 此处指人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汪舟次, 清(公元1626年-1689年), 字次舟, (一作舟次)号悔斋, 安徽休宁人, 寄籍江苏江都。生于明熹宗天启六年, 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八年, 年六十四岁。

### 丰台输与卖花翁

汪彦博(清)

丰台输与卖花翁, 咒得花儿肉色红。  
二十四番风信外, 别添一信试东风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汪彦博(1763年-1824年), 字潞勋, 又字文轩。清镇洋(江苏太仓)人。

### 妾家生小在丰台

汪懋麟

荒村小婢卖花回, 补屋牵萝小镜开。  
怪底红颜如芍药, 妾家生小在丰台。

来源:《藤荫杂记》

【注释】

补屋牵萝: 古有牵萝补屋说, 比喻生活贫困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汪懋麟(1639年-1688年), 字季角, 号蛟门, 又号十二砚斋主人, 晚号觉堂。江南扬州府江都县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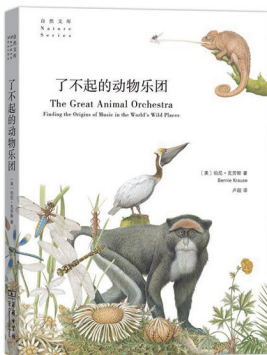


### 遇“荐”好书

## 《了不起的动物乐团》

伯尼·克劳斯 著

伯尼·克劳斯是世界著名捕捉自然声音的专家之一。本书详实地记录了作者在全球各地采集到的动物、植物、自然界发出的声音, 如美洲虎的咕噜咕噜声、鼓虾的噼噼察察声、冰川开裂的噼噼啪啪声以及原野中的咆哮声, 展现了一场动物与自然共同演奏的交响乐, 与读者分享了动物如何依靠它们的听觉在栖息地生存, 以及外来噪音对捕食者和猎物之间微妙平衡的破坏性影响。



## 《餐桌植物简史——蔬果、谷物和香料的栽培与演变》

约翰·沃伦 著

自古以来, 在人类尝试培育这些植物的过程中, 总是充满了惊险刺激, 而又不无偶然。作者挑选50余种餐桌上的植物“常客”, 以英国人特有的幽默感, 讲述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栽培历史, 道出它们在各文化中的深层含义。

